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

人类的天赋就是力量，

而且是致命的力量……



简单天才

SIMPLE GENIUS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David Baldacci

周鹰◎译

简单天才

SIMPLE GENIUS

[美] 戴维·鲍尔达奇◎著

David Baldacci

周鹰◎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单天才 / (美) 鲍尔达奇著; 周鹰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80173-887-5

I. ①简… II. ①鲍… ②周… III. ①推理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74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0477

Copyright © 2007 by Hachette Book Group USA

Simple Geniu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

简单天才

作 者 [美] 戴维·鲍尔达奇

责任编辑 李璞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11 印张 3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87-5

定 价 26.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CHAPTER 1

有四种公认的方式可以让你去见造物主：自然死亡，包括得病；意外死亡；死于别人之手；亲手了结自己的性命。但是，如果你居住在华盛顿特区，还有第五种一命呜呼的方式：政治死亡。原因可能很多：你与一个不是你老婆的脱衣舞女在公共喷泉池里嬉戏；你正把一袋袋现金往裤兜里揣，倒霉的是你却不知道付钱的人碰巧是 FBI；或者，你正在为一桩未遂的人室行窃案打掩护，殊不知竟错误地把总统官邸称做自己的家。

米歇尔·麦克斯韦正怒气冲冲地行走在美国首都的人行道上，但由于她不是政客，无法选择第五种方式从这个世界上永久消失。事实上，这位女士此刻只想让自己变成废物，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记忆中的一切均已消失。她想忘却的东西很多，她必须忘却的东西很多。

米歇尔穿过街道，推开酒吧那扇弹痕累累的门，迈步走进去。一阵烟雾迎面扑来，有些烟雾的确是香烟发出的。其他气味却是那些会让美国禁药管制局忙个不停物质发出来的。

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压倒了其他声音，足以为一大群耳科专家提供有利可图的机会，让他们忙活好几年了。音乐声中混杂着酒杯和酒瓶互相碰撞的声音，三个女子正在舞池里狂舞。同时，两个女服务员正在玩戏法般地托着托盘四处奔走，态度很不友好，随时准备对任何想捏她们屁股的人大打出手。

酒吧里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米歇尔身上，因为她可能是这天晚上，或者任何晚上，这座房子里唯一的白人。她毫不示弱地回望着他们，神情中充满挑衅。那些人急忙收回目光，喝自己的酒，聊自己的天去了。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可能改

变,因为米歇尔·麦克斯韦身材高挑,是个相当迷人的女人。但那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她还可能与任何怀揣炸弹的恐怖分子一样危险,而且正在寻找任何可以把别人门牙踢掉的理由。

米歇尔在酒吧后部角落里找到一张桌子,挤过去坐下,开始喝这天晚上的第一杯酒。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女人已经喝下不少酒精,心里的怒火开始聚集起来。眼珠好像变得干涩发硬,眼球的其他部位已经变得血红。她向旁边走过的女服务员竖起一根手指。服务员为她端上最后一杯酒。现在,米歇尔想做的一切,就是找到一个目标,发泄每一寸肌体中蓄积的愤怒。

她吞下最后一滴烈酒,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拂开脸上的黑色长发,目光在酒吧里一寸寸搜索着,寻找那个倒霉蛋。这是一种技巧,是特勤局强行灌输在她头脑里的。现在,这种观察的本能已经成了她看待任何事情或者任何人的唯一方式。

米歇尔没用多少时间,就找到了那个让她噩梦成真的男人。他至少比酒吧里其他人高出一头。那颗巧克力色脑袋光秃秃的,很光滑,每只厚厚的耳垂上都堆叠着一串金耳环。那人的肩部特宽,穿着宽松迷彩裤、黑色军用靴和军绿色衬衫,满是肌肉疙瘩的胳膊露在外面。他正站在那里小口喝着啤酒,那颗硕大的脑袋正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着,嘴里哼唱着别人根本听不清楚的歌词。这正是她需要的那种人。

一个男人走到米歇尔身前,被她一把推开。然后,她径直向那座活生生的大山走去,伸手拍拍他的肩膀,感觉像在拍在一块花岗岩上。这家伙不错。今晚,米歇尔要杀一个人,实际上,就是这个人。

那人转过身来,把叼在嘴角上的香烟拿掉,又喝了一大口啤酒。那只啤酒杯在他熊掌一般的大手中小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

块头的确够大,她提醒自己。

“怎么啦,宝贝?”那人漫不经心地向屋顶吐出一个烟圈,目光看向别处说。

“宝贝,你判断失误了。”米歇尔一脚踢在那人下巴上。那人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把两个个子较小的男人撞翻在地。那股强大的反作用力让米歇尔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脚趾尖直达骨盆。他的下巴可真硬。

那人把啤酒杯向米歇尔扔过来,但没打中。不过,她猛烈的下一记正踢腿却正中目标。那人被踢得弯下腰,气都喘不过来了。接着,米歇尔又向那人的头盖骨踢去,脚上的力量如此之大,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她几乎都能听见那人椎骨断裂的声音。那人向后倒去,一只手撑着血淋淋的脑袋,两眼惊恐地大睁着。米歇尔进攻的力量、速度和动作准确性都让他惊愕不已。

米歇尔镇静地看着那个粗大颤抖的脖子两边。现在踢哪里呢？颤动的颈静脉？还是足足有铅笔那么粗的颈动脉？或者踢胸腔，让他的心跳永远停止？但看来这个男人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来吧，大男孩，别让我失望。我大老远的跑来。

人群已经向后退去，只有一个女人例外。她惊呼着自己男人的名字，从舞池里飞跑过来，想用她那只肉乎乎的拳头去砸米歇尔的头。但米歇尔灵巧地闪到一边，一把抓住那个女人的胳膊，反剪到她背后，只轻轻一推，那个女人就向后倒去，砸翻了一张桌子和坐在桌边的两个老顾客。

米歇尔又转身对付那个男人。此刻那人正弯着腰，抱着肚子，吃力地喘着气。突然，他猛地冲向米歇尔。但米歇尔一脚踢在他脸上，同时用手肘在他肋部重重一击，用一记干脆利落的侧踹腿结束了整个过程，把那人左膝盖的大部分软骨踢得粉碎。大个子男人痛得尖叫起来，倒在地上。现在，打架已经成为屠杀。默不出声的旁观者不约而同地后退一步，不敢相信大卫真的能把歌利亚踢死^①。

吧员已经报了警。在这样一个地方，电话快捷键上的号码只有两个，一个是911，另一个是律师的号码。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警察可能已经无法及时赶到了。

大个子男人好不容易才用一只尚好的腿支撑着站直身子。鲜血正从他脸上往下流。他眼里的仇恨已经说明了一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米歇尔在她踢过的每个龟孙子的脸上都看到过同样的表情。这样的男人很多，她曾把那些男人的自尊都踢得出了壳。但以前的每次打架都不是她先出手，往往都是某个头脑发热的笨蛋没意识到她发出的不那么明显的暗示，先出手打她。她不得不起身自卫。结果，那些男人最后自然被打趴下，头盖骨上被她的鞋子留下永久的烙印。

那座活动大山从屁股后面的裤兜里抽出小刀，向米歇尔刺过来。她感到很失望，不是因为那个男人居然会选择借助武器，而是他居然那么不禁打。她一脚踢飞小刀，还把那人的一根手指踢断了。

那人向后退去，一直退到把背靠在吧台上。他现在看上去块头没那么大了。米歇尔的动作太快，技术太高超，他的大块头和肌肉疙瘩都没起作用。

米歇尔知道，只需再踢一脚，那家伙就死定了。不管是踢断脊柱，还是踢破动脉，无论哪种方式，他那一米八几的身躯立马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而且，从他脸上的

①旧约圣经里的故事，非利士巨人勇士歌利亚被大卫用石头打死。

表情看,他也知道这点。是的,米歇尔可以杀了他,也许这样就能镇住她内心的那些恶魔了。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米歇尔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什么东西,来势之凶猛,让她差点把肚子里的酒精全部吐在布满鞋印的地板上。多年来,这也许是米歇尔第一次以事情的本来面目去看待它们。她以惊人的速度作出了决定。而且决定一旦作出,她就不会再改变。她又回到了一直以来主宰她生活的行为方式上:米歇尔·麦克斯韦凭直觉行事。

那个男人向米歇尔打来有气无力的一拳,她灵巧地闪过。然后,她再踢一脚,这次向他腹股沟踢去,但那人用一只大手紧紧抓住了米歇尔的大腿。终于抓住对手了。那个男人重新鼓起劲,把米歇尔提起来,从吧台上方扔过去,狠狠砸在装满红白酒的酒架上。看到事态急转,人群欢呼起来:“打死那婊子。打死那婊子。”

酒架上的酒瓶被悉数打碎,酒洒遍地。吧员愤怒地尖叫起来。大个子男人从吧台上翻过去,一记绝妙的上钩拳把吧员打出了吧台。吧员立即噤声。接着,那人把米歇尔从地上提起来,狠狠地将她的头往那些打碎的酒瓶上方挂着一面镜子上撞去。连续两次。镜子被撞破,米歇尔的头骨可能也破了。但他仍然余怒未消,又用硕大的膝盖往米歇尔腹部顶去,然后把她扔出吧台。米歇尔重重落在地板上,躺在那里不动了。她满脸是血,身体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

大个子男人那双穿着十六号靴子的大脚重新落在米歇尔脑袋旁边时,人群围拢过来。他一把拽住米歇尔的头发,把她拎起来。米歇尔的身子像溜溜球一样晃荡着。那人仔细看了看她柔软的身躯,显然在决定下一击从哪里下手。

“罗德尼,打她的脸,打那张该死的脸,打他个稀巴烂!”他的女人尖声喊道。她已经从地板上爬起来了,正在擦拭裙子上的啤酒、红酒和其他污物。

罗德尼点点头,猛地举起拳头。

“就打那张该死的脸,罗德尼!”他的女人再次尖叫道。

“打死这婊子!”人群里有人高声叫道,但已经没有先前的狂热劲了,因为他们感觉到好戏就要收场了,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喝酒吸烟了。

米歇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罗德尼腰上打去。直到一阵剧烈疼痛袭来,罗德尼好像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愤怒的号叫甚至掩盖了酒吧音响系统中播放的音乐声。接着,他的拳头落在米歇尔头上,一拳就打掉了她一颗牙齿。接着又一拳,鲜血从她鼻子和嘴巴里喷涌而出。正当这个巨人想一拳把米歇尔的脸打烂时,警察踢开门冲了进来,手里提着枪,寻找着任何可以开火的理由。

米歇尔根本没听到警察进来,也不知道是警察让她在巨人拳头下捡回一条命,

并逮捕了她。那人的第二拳打下来之后,她就开始陷入昏迷状态,并且不希望自己再醒过来。

米歇尔完全昏迷之前的最后想法很简单:永别了,西恩。

CHAPTER 2

天色迅速阴暗下来，西恩·金在宁静的河湾边凝神静思。米歇尔·麦克斯韦一定遇到了什么事，但他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他的合伙人正一天天消沉下去，但她还在竭力掩饰自己的这种忧郁。

面对这种恼人的状况，他建议他们搬回华盛顿特区，重新开始。但是，环境的改变也无济于事。特区资金紧缺，竞争激烈。西恩的一个朋友在私人安全服务业中声名显赫，西恩已经被迫接受了这个朋友的慷慨施舍，把他和米歇尔的公司卖给了一家全球知名的安全服务公司。

目前，西恩和米歇尔暂时寄居在这个朋友的客房里。客房位于华盛顿南边，在朋友的大片滨河地产上。至少西恩目前住在这里。米歇尔已经几天没回来过了，而且她也不再接听手机。她最后一次回这里时，状况糟糕透顶。他责备她不该在那种状况下开车。结果等他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她已经不见了。

他坐在码头上，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停靠在码头、拴在系缆桩上的米歇尔的赛艇。她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奥运会划艇奖牌获得者，还是个狂热的运动爱好者，持有各种武术黑带段位，可以用多种令人痛苦的方式把别人踢得屁滚尿流。但从他们到这里之后，她就没碰过赛艇，也没到附近的自行车道上去跑过步，对其他体力活动都没表现出任何兴趣。最后，西恩终于不得不劝她去寻求心理援助。

她阴郁地回答说：“不去。”这让他大吃一惊。他知道她性格冲动，往往凭直觉行事，这有时会要了一个人的命。

现在，眼看天就要黑了，也不知道她是否安然无恙。

几个小时后，他还坐在码头上，但他听到了那些尖叫声。他并不感到惊讶，但却

很生气。他慢慢站起来，从宁静的河边向木板台阶走去。

他在客房那个大游泳池边停下脚步，抓起一根棒球棒，又抓起几个棉花球塞到耳朵里。西恩·金是个大个子，身高接近一米九，体重九十多公斤，体魄强健，但他快满四十五岁了，走路时双膝都有些痠，右肩很久以前受过伤，向下耷拉着。所以，他总会拿上这根该死的球棒，还有这些棉花球。上去的路上，他向私人花园栅栏那边瞥了一眼，注意到那个老太太双臂环抱在胸前，正在黑暗中怒视着他。

“我这就上去，莫里森太太。”他说着举起手里的球棒。

“这个月已经出现三次了，”她愤怒地说，“下次我立马报警。”

“我不会拦你的，又没人给钱让我来管这些闲事。”

他从后门进入那幢大房子。这座大房子是两年后才修的，由一座可拆卸的牧屋改建而成，牧屋只有现在房子规模的四分之一大。房主极少到这里来，夏天他们更喜欢乘私人喷气式飞机到汉普顿斯的房产去消暑，冬天则喜欢到棕榈滩的海滨别墅去避寒。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那个上大学的儿子和他那些目中无人的朋友们定期到这里捣乱。

西恩从院子里停放的那些保时捷、宝马和二手奔驰车中间经过，大步走上石头台阶，走进巨大的厨房。尽管耳朵里塞着棉花球，他仍然能感觉到低音乐器的重击声撞击着心房。

“嘿！”他大声吼叫着，费力地从那些不停转动着的十九岁年轻人中间向前挤，“嘿！”他又尖叫一声。没有任何人理会他。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带球棒进来。他向厨房工作岛上那个临时吧台走去，举起手里那根可靠的路易斯威尔成人棒球棒木头武器，摆开姿势，假装正在洋基体育馆击球。球棒一挥，吧台上的一半东西已经飞到地上，接着再一扫，吧台上就什么也没了。

音乐声停了，那些孩子的注意力终于开始集中到他身上，不过有一半好像醉得太厉害，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没有多大兴趣。几个只穿着内衣裤的女子咯咯笑起来，几个光着上身的小伙子攥紧拳头，怒视着西恩。

另一个孩子怒气冲冲地冲进厨房。他个头很高，粗壮结实，留着波浪卷发。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他停下脚步，盯着一片狼藉的吧台，高声叫道，“该死！金，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不，我不会，艾伯特。”

“我叫伯特！”

“好吧，伯特，我们还是给你爸打电话吧，看他怎么想。”

“你不能老是到这里来管这些闲事。”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该阻止你带一群有钱的小屁眼来破坏你父母的房子？”

“哎呀，真讨厌。”一个女孩子说。她脚上穿着鞋跟约十厘米的高跟鞋，身体摇摇欲坠，身上只穿着一件长及臀部的T恤，春光几乎暴露无遗。

西恩望着她：“真的吗？讨厌什么？金钱还是屁眼？顺便说一下，你就穿着那么件破衣服，我几乎都能看到你的屁眼。”

西恩又转向艾伯特：“伯特，你给我听好了。你老爸给了我这个权力，无论何时，只要我认为势态快要失控，就可以将你们扫地出门。”他举起球棒，“根据我的判断，现在正是使用这根棒槌的时候。”他瞪视着其他人，“所以，在我报警之前，你们都他妈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即使警察来了，也只会让我们把音乐声调小一点。”伯特不屑一顾地说。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这里有人使用毒品，而且还有未成年人在酗酒和乱交，恐怕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西恩环视着那些青少年，“想知道因犯重罪被捕是什么样子吗？以为爸爸妈妈以后还会让你们开奔驰车，给你们零花钱吗？”

听到这些话，已经有一半孩子没了踪影。当伯特大着胆子扑向西恩，试图去抓球棒把手时，剩下的一半孩子也消失了。西恩拽住那孩子的衬衣领，把他从地上拎起来。

“我要吐了，”伯特呻吟道，“哎哟，我要吐了！”

“做深呼吸。不过，别再干刚才那种傻事。”

伯特缓过气来之后，说：“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不，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这地方收拾干净。”

“我才不会做这种屁事呢！”

西恩猛地抓着小伙子的手臂一扭：“你他妈把这地方收拾干净，不然我们就一起去趟警局。”西恩用球棒指着乱七八糟的吧台，“艾伯特，一小时之后回来检查。”

只不过西恩一小时之后没能回来。四十五分钟之后，他就接到电话，米歇尔因故意伤害罪被捕，正躺在特区一家医院里，不省人事。他向汽车冲去，出门时差点把大门撞烂。

CHAPTER 3

西恩凝视着躺在床上的迈克尔，然后转向医生。医生说：“别担心，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有点脑震荡，不过头部的其他拍片都显示没问题，也没有内出血。牙被打掉了一颗，肋骨断了两根，全身布满淤伤。尽管用了药，醒来后她仍然会感到疼痛。”

西恩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显得完全不合时宜的事情上：迈克尔右手腕上拷着手铐，手铐的一头固定在床边的栏杆上。还有病房门外那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西恩进门的时候，他搜了西恩的身，看看他有没有带武器。他还告诉西恩说，他只能和迈克尔一起待十分钟。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西恩问。

“你朋友径直走进酒吧，找茬和一个大块头打了一架，真正的大块头。”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个大块头此刻就在走廊那头的病房里接受治疗。”

“她找茬打架？”

“我想正因为如此，才会给她戴手铐，尽管她看上去也跑不到哪里去。那个家伙伤得也不轻。她一定相当厉害。”

“你不会知道她有多厉害。”西恩低声嘀咕道。

医生离开之后，西恩往床跟前靠近了些。

“迈克尔？迈克尔，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他只听到一声呻吟，只好退出房间，每退一步，他就看一眼那手铐。

西恩没用多长时间就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在特区警署有个朋友，朋友已经替他查阅了逮捕报告，把情况如实转告他了。

“看来那个家伙要指控你朋友。”那个警探在电话里告诉西恩。

“他们确认她没受到挑衅？”

“大约有五十个目击证人发誓说是她先出手打那个家伙的。西恩，她究竟跑到特区那个地方去做什么啊？难道她想找死？”

米歇尔，你想找死吗？

西恩在医院走廊上与大块头罗德尼不期而遇。他的女朋友和他在一起，还在擦着裙子上的污迹。

“她最近的日子的确很难过。”西恩解释说。

“你以为我们会无动于衷吗？”那个女人咆哮道。

“我要告死她！”罗德尼也吼道。

“说得真他妈对，”他女朋友说，“告死那婊子！看她把我的裙子搞成什么样子了。”

“她什么资产也没有，”西恩指出，“你们可以把她的越野车开走，不过那车已经跑了十六万公里。”

那个女人说：“你难道没听说过扣押债权吗？我们要把她今后二十年的薪水全部据为己有。你问问她觉得这个办法如何。”

“不可能，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因为她也没工作。实际上，她从这里出去之后，他们或许会再次把她带回疯人院。”

“疯人院？哪个疯人院？”那个女人停止擦拭裙子，抬头问道。

“圣伊丽莎白。你们知道的，专门收治有精神问题的病人。”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罗德尼大声说，“那个婊子出手打我！”

“你刚才说她是疯子？”那个女人急切地问。

西恩眼睛看着罗德尼，说：“你以为有哪个神智健全的人敢去惹他？尤其是女人？”

“该死，也许这个男人说得对。我的意思是说，她那样做纯粹就是发疯。你说呢，宝贝？”

那女人叉着腰说：“嗯，我就是想要人赔钱。”她又紧盯着西恩说，“朋友出面也行。不然，那个小巧的空手道婊子和她那个瘦骨嶙峋的白屁股就得去坐几年监狱了。”

“好吧，也许我能凑些现金。”

“多少？”那个女人喝问道。

西恩飞快地计算了一下自己账户上还有多少钱：“一万美元，不过这已经是极限。这足够支付你们的医疗费用，还能余下足够的钱，让你们不再追究此事。”

“一万？你以为我是白痴？我要五万！”那女人嚎叫起来，“医生说，罗德尼的膝盖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她还打断了他一根手指。”

“我拿不出五万。”

“嗯，我告诉你，少于四万五，我一分钱都不要，”那个女人说，“我们上法庭，你朋友可以到监狱里去待几年，好好治治她那该死的愤怒症。”

西恩说：“好吧，就四万五。”这把他们的救急金一分不剩地花光了。

“酒吧也被搞得一团糟，”罗德尼指出，“店主也要求赔偿。”

“再给酒吧一千五，这是我的最后出价了。”

第二天一早，事情就在医院外边得到了解决。罗德尼告诉起诉人他将不再追究肇事者。起诉人撤消了他的案子。那个大块头一面折支票一面说：“我不得不甘拜下风，她差点把我打死，但却……”

“但却什么？”西恩急忙问。

罗德尼耸耸肩：“这妞比我厉害，伙计，我并不羞于承认这点。她会功夫。但就在她完全可以把我了结了时，她却突然收手，然后情况就变了。她好像希望我把她打死。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她是个疯子。”

西恩急忙重新走进医院。他可不想让米歇尔醒来时还戴着手铐。

CHAPTER 4

由于米歇尔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伤势恢复得很快，至少身体上的伤痊愈了。脑震荡后遗症渐渐消失，肋骨开始愈合，重新植了一颗牙，代替被打掉的那颗。西恩已经住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汽车旅馆，每天和她待在一起。但一个新问题又出现了。当西恩把米歇尔从医院接回家时，客房门上的钥匙已经被换掉了，他们的东西已经被收拾好放在门廊上。西恩给房东朋友打电话，那人在电话里告诉西恩说，他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没有指控西恩用球棒袭击他儿子。那个人还补充说，西恩以后再也不用联系他了。

西恩望着坐在乘客座上的米歇尔。他看到，这女人目光空洞，而且，这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造成的。

他说：“嗯，米歇尔，他们，嗯，他们在装修客房。我以前就知道，但忘记了。”

米歇尔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车窗外，但她又好像没在看任何东西。

他把车开到一家汽车旅馆，登记了一个双人间，因为他不放心让米歇尔一个人住。他已经从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取了些现金出来，他甚至不敢去看那可恨的余额一眼。那天的晚餐是外卖中餐，但米歇尔的下巴还肿得厉害，又新植了一颗牙，所以只能吃流质食品。

米歇尔蜷缩在床上，西恩坐在她床沿上：“我得给你换一下脸上的纱布，”他说，“行吗？”

她下巴上和额头上都有表皮伤。两个地方摸上去都还很疼。西恩把旧纱布揭下来时，她疼得直往后缩。

“对不起。”

“你换啊。”她呵斥道。他很吃惊，急忙去捕捉她的目光，但那双眼睛已经再次变得呆滞起来。

他试图继续和她聊下去，就问：“肋骨感觉如何？”但她把头转开了。

换完之后，他说：“你还需要别的什么吗？”没有回答，“米歇尔，我们得谈谈这个问题。”

作为回答，她躺倒在床上，把身体缩成一团。

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手里攥着一瓶啤酒：“你干吗要去挑个看上去就像红入队左路阻截队员的人来打架啊？”

没有回答。

他停下脚步。“你瞧，情况很快就有转机了。我已经揽到几件活，”他又补充道，不过，他是在撒谎，“这让你感觉好些了吗？”

“歇歇吧，西恩。”

“歇什么？难道你让我不再乐观，不再支持你？”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哼了一声。

“你瞧，如果你再像那样走进另一个酒吧，有人可能会用枪在你头上打个洞的。就这么简单。”

“那就太好了！”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她跌跌撞撞地冲进洗手间，把门锁上了。他能听到她在呕吐。

“米歇尔，你没事吧？需要帮忙吗？”

“该死的，别管我！”她尖声说道。

西恩气冲冲地走出房间，在旅馆游泳池边坐下来，把脚放在温暖的池水中，一面呼吸着水中氯粉的气味，一面喝啤酒。这是个美丽的黄昏。更美妙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刚刚滑进池子里。她身穿比基尼，不过遮盖的面积很小，她几乎等于什么也没穿。她开始顺着泳道来回游动起来，动作娴熟、用力。游到第四圈时，她停下来，在他面前踩着水，两只乳房在水面上晃动：“想不想比一比？”

“从我刚才观看的表演看，我怀疑自己有什么竞争力。”

“你应该看我真正的表演。我也不介意收学生。我是珍妮。”

“谢谢你的邀请，珍妮，但我必须告辞了。”

他起身走开。他听到珍妮失望地在身后说：“上帝啊，我怎么老是碰到这些可爱的同性恋呢？”

“该死，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啊。”西恩嘟囔道。

他回到房间时，米歇尔已经睡着了。他在另一张床上躺下，两眼盯着她。

又过去了两天,情况毫无进展。西恩得出结论,无论是什么再让这个女人痛苦,他都没办法帮助她。显然,对于一颗受伤的心,再深厚的友谊也无济于事。但他认识一个也许能帮助她的人。